

◆史海钩沉

魏源和左宗棠的神交

陈扬桂

魏源(1794—1857),隆回人,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家,与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郴州陈起诗、益阳汤鹏并称“湖南四杰”,与林则徐同属“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以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著称于当时,影响及后世。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以其一以贯之的爱国热情和务实作风,早年致力于经世致用,中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后长期驰骋于反侵略战争的战场,为维护民族统一,收复祖国领土,捍卫国家主权,推进洋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现有的史料中,虽然还难考证魏源和左宗棠有过直接的过从、交往,但从与他们相关联的史实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有交流和沟通,即使无缘身交,神交却很深密。

首先,魏源的著作和思想对左宗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在1829年,左宗棠就在友人处读到了魏源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编》。此后,他一直想得到这部书。尽管自己当时经济状况不好,但他节衣缩食,凑集资金,终于在1851年花巨资购买了有120卷之巨的《皇朝经世文编》。拥有了这部书后,左宗棠研读得更加认真了,他一边阅读,一边在书上圈圈点点,作了

许多评论注解。除了自己认真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外,他还极力向别人推荐该书,称它是一部体用俱备、裨益世务、不可一日或离的“有用之书”。

左宗棠还阅读了魏源其他许多著作,特别是《海国图志》和《圣武记》等重要著作。如《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所体现的“开眼看世界”精神,与他后来力主学习西方军事和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圣武记》刊刻问世后,他立刻借来阅读。书中对清朝前期武功的颂扬,使得他热血沸腾,并油然而生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书中所表述的建军用兵思想,他也大加赞赏,称魏源“于地道兵形皎若烈日”。

其次,左宗棠受人之请,欣然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作序。1875年,时任平庆泾固道的魏光燾,为了弘扬族祖魏源的改革开放精神,重新开雕刊刻《海国图志》。为扩大书的影响,魏光燾特意请自己的同乡兼顶头上司左宗棠为书作序。左宗棠二话没说,欣然受请。左宗棠在序里对《海国图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它是魏源激于强寇入侵、中国积弱的“发愤之作”,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革故鼎新、变法图

强的爱国主义思想。从《海国图志》一书里,左宗棠既受到了爱国主义熏陶,也学到了进攻和防守等方面的军事知识,同时获得了不少关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最新信息和知识。

第三,左宗棠义修魏源墓。1857年3月26日,魏源逝世于杭州东园小庵僧舍。当时,正值太平军与清军激烈战斗之际,局势动荡,家人只得把他草草葬于西湖南屏山方家峪。1864年3月,左宗棠率领楚军打败太平军,进驻杭州。他不忍心看见自己最崇敬的故人凄凉地长眠在乱石岗上,便拨出专款,亲自主持维修魏源墓。

左宗棠常常以魏源思想的实践者和魏源事业的继承者自居。魏源的著作中多处提到开发西北、新疆建省,以及发展民族工业等政治主张,左宗棠读后大受启发,认为这些主张“切实而有条理”。后来,他督师西进,带领湖湘子弟千里挺进,一边守疆卫国,一边发展生产,身体力行地实践魏源的主张。在提到自己先后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和兰州制造局等卓有成就的洋务企业时,他自豪地说:“此魏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之也。”

(陈扬桂,湖南省作协会员、文史研究员)



月夜
刘玉松摄

◆岁月回眸



李群

在洞庭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那段日子,有点累,但偶也有闲暇。在一个难得有闲暇的晚上,殷发生蹿进营房,要我去蔬菜班的菜地里偷几个辣椒、一把葱。

“为啥?”
他笑着附耳告我:“办个鱼宴,给你开开荤。”

开荤,这词眼很具诱惑力。军垦伙食不是焖南瓜煮冬瓜,就是焖冬瓜煮南瓜。乏味的日子长了,便勾起对“荤”的想望。物什已准备就绪,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菜刀、砧板、一个沙罐、一小包盐。发生在牛栏边垒个简易的灶,又从新掘的水凼里捞起一条鱼来。

“哪里弄来的?”
“放牛时湖边捕的。”
“没渔具,怎捕?”
他嘿嘿笑了:“空手板掀团鱼呗。”
“能行吗?鱼见人影就会游走的。”
“在水中静静站一会,鱼又会游回来的。”
“捕得住吗?鱼机灵着哩,何况滑溜滑溜的。”

他嘿嘿笑了:“谁会笨到用手去捉?等鱼游到身边,迅疾双手下掀,将鱼按入泥沙,一会,不动了,捧上来就是了。今天运气不错,捕了一条鲑鱼。”

我突然悟到他裹着布条的手掌一定被鲑鱼的脊刺伤了:“手掌刺破了?出了很多血吧?”
“没事。”
“不值。”
他嘿嘿地笑:“值得。等会你就知道。”

他忙着剖鱼切菜,我闲得慌,便去生火。只见烟,不见火苗,伏身去吹,燎得满眼满脸的烟,火苗也只是随起随灭,甚是狼狈。他见状,忍不住笑:“我来,我来。”镶着猩红的火焰抱着罐儿欢快腾舞。罐儿开始吟唱,先是喻鸣,接着哼哼作声,继而涛翻浪滚,罐盖跳动起来,溢出白色的蒸雾,慢慢扩散开来,含着细细的鱼香。多美的鱼香!我按捺不住兴奋:“好了,好了。”他却悠悠然:“不急,汤没稠哩。”

终于,他揭开了罐盖,将葱椒盐一骨脑撒进去,用筷在罐里搅了几圈:“好了,尝尝。”于是我们你一筷、我一筷往罐里叉。鱼块很烫,烫得口舌疼痛不已,舍不得吐,痛感一直从口腔延伸到腹腔。

鲑鱼本是鱼肴中的上品,肉质细嫩鲜肥,弥着淡淡的清香,蛋白质的质感让人神清气爽,销魂快意。吃完鱼块,又你一口我一口捧着沙罐喝汤。汤汁如粥,黏稠滑润,唇齿享受……最后,仍举着罐,仰着头,不舍残留。

我们靠着牛栏坐下来聊“味”。殷发生有说不完的故事,抓泥鳅、掏鸟窝、挖竹笋……湖区的天有点矮,月也大些,星也水灵些,风蕴着水草的气息,习习悠悠。这是一顿何其美妙的鱼宴!

后来,我被叫到连队办公室,心怀惴

惴,偷摘椒葱事发?指导员却温和地说:“省广播电台要在你们学生中招几名记者。有人推荐你。用心写篇文章交来。”我当即回答:“我不会写文章。”谁荐的?殷发生,舍他其谁?是他为我安排的另一席旨在改变我人生走向,投合我个人兴趣的“鱼宴”。可惜我无法消受……

一别几十年。听到发生来邵出差的消息,顾不得手头的繁忙,匆匆赶往招待所。看来,他有些拮据,只住招待所的统间,十几张床位。床上促膝长谈,聊大学生活、军垦生活,别后萍迹……

备一席家宴款待他,特地烹饪了一尾鲑鱼。他说:“味道不错。”

我说:“再怎么弄也找不到当年的那味道了。”

他嘿嘿笑了:“还记得那味道?随光阴流逝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聚。不久,他就辞世了,有点早,远没到辞世的年龄,给我留下无尽的怅惘。许多美好,随光阴流逝,找不回了,可在记忆礁石上留下的印迹却那么顽固,那么鲜明:那蛋白质的质感,那稠滑香辣的汤汁,那月,那风,那瘦矮匀称的身影,那从微黑面庞绽出的嘿嘿的笑……

(李群,曾任职于邵阳市第九中学)

◆六岭杂谈

诗意盎然的三溪屋桥对联

晏胜利

风雨桥,家乡人们习惯称作“屋桥”。

新邵三溪屋桥入口处有一副对联:“古刹近宫墙,於焉咏,於焉游,山色溪声堪悟道;故园成市镇,或欲藏,或欲憩,霜晨月色免迷津。”这副对联绘声绘色地刻画出了三溪桥这块宝地的自然美和人文美。这副对联虽然没有标注作者名称,然而把三溪桥称为“故园”,作者必然是三溪桥人或大同镇人,写三溪桥从乡野变市镇,作者应是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当局为了抵御太平军,设置团练,以团统领各村,以三溪桥为中心方圆五百平方公里由大同团统领。至宣统二年(1910年),大同团改设大同镇,镇治机关设立于三溪桥,全镇管辖地域包括现在新邵县的坪上镇、大新乡、龙溪铺镇以及现在冷水江市的大部和新化县、涟源市的少块地方。加上1902年创立的大同高小学堂最终落户三溪桥,随后不久又升格为中学,其办学成果名震三湘大地,三溪桥成为了大同镇的文化教育中心。这些条件极大促进了三溪桥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三溪桥逐步变成了市镇,对联作者重归

故里,感慨万千。

三溪桥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长期受着大同文化的熏陶,乡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闻名遐尔的大同高小学堂,紧靠街道,校园雄伟壮观,是三溪桥的核心区。三溪屋桥多姿多彩,它横跨三溪河,贯通南北。寺庙有三溪寺,位于大同高小校园内,有甘露寺坐落清江岭上。古茶亭有黄板桥茶亭、清江岭茶亭、黄茅冲茶亭,是过往行人歇脚的场所。浩瀚的古建筑群文昌宫,后成为了大同镇镇治机关。三溪桥自然景色十分秀美,三溪河水清澈见底,清江岭上古木参天,河流两岸良田千顷,浪花中一条条木排竹筏悠然漂荡。只要停步三溪桥上,抬头远望,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尽收眼底。这些自然美、人文美勾起了众多文人骚客的情趣与遐思,三溪屋桥对联作者就是其中之一。

1952年,毛泽东同志给他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钟壮湘先生的书信中,写上了“三溪桥”三个苍劲飞扬的大字。如能重修三溪屋桥,桥头冠上毛体“三溪桥”,将意义非凡。

(晏胜利,原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故土珍藏

炕腊肉

周志辉

故乡有炕腊肉的风俗。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家没有炕过腊肉。听父亲讲,出集体工那会儿,他长年生病,一家人全靠母亲一人劳动,挣点工分给他治病和养活全家。我们正月份去亲戚家拜年,提的是过年时没有吃的那块猪肉。在外祖父家拜年后,他们往往会换一块猪肉给我们。我们拿着这块猪肉,再到舅舅家去拜年……年拜完后,原来提出去的那块猪肉,又回到了我们手中。

记忆中母亲第一次开始炕腊肉,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此前,一直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母亲,实现了从旁观者到操作者身份的转变。

母亲铺好猪肉,拿起烧红的铁夹,烫掉猪毛。将要炕的猪肉,洗得干干净净,一块一块摆开。晾干后,母亲便将它们切成2斤左右一块的长方形腊肉胚子,涂上盐,抹上酒,放入木桶里腌制。几天后,把腌制好的猪肉胚子取出,整齐地码放到大灶上的竹箴篾子上,并用荷叶锅盖上。然后往灶里铲一些快要燃完的火丝或木炭,撒上一层秕谷,取来柴火灰盖上……待猪肉胚子由白色变成金黄色且基本干硬后,将其取出,挂到生火做饭做菜的灶台上方,让其每天接受烟火熏烤。如是一段时间后,待其变得漆黑油亮时,腊肉便炕成了。

在说我第一次吃腊肉前,还得讲一个小插曲。母亲把腊肉炕好挂在灶台上后,我因为好吃和好奇,天天问父母,什么

时候吃腊肉。他们总是爱怜地笑着说要我再等等,到时会给吃的。因急切想尝尝腊肉到底是什么味道,有一天,我趁父母外出劳动时,偷偷站在灶台上,张开嘴巴就去咬……

结果,父母回来时,发现了我脸上和嘴角边的黑色炉墨印痕,便问我是否偷吃了家中的腊肉。由于心虚和怕父母责怪,我回答说没有。父母相视一笑,没有说什么。不久,我“偷腊肉吃”的事情,被当作一个笑话,在院子里流传开来。

不久后,我平生第一次正大光明地吃到了那渴盼已久的腊肉。

那天,我和两位堂叔沿着双河水库的渠道,将大约二百根南竹用水漂运到黄瓜棚(地名)。大概干到中午十二点多时,父亲给我送饭菜来了。我揭开篮子一看,好家伙,菜竟是干红辣椒炒腊猪耳朵,而且是满满的一大碗。不容分说,我丢下手中的活计,一手端起那盆米饭,一手抓起筷子,夹起腊肉就往口中送。说实话,父亲炒的腊猪耳朵的那个外形美、那个香、那个好吃……叫我至今回味起来,都无法用恰当的言词来形容和描述。

那一顿,我三下五去二就把父亲送来的饭菜,全部吃了个精光。留下没有吃饭的父亲和两个堂叔,在一旁边看边直咽口水。

(周志辉,任职于邵东市堡面前乡人民政府)